

地理中盡人性垂法萬世以爲生民之壽域是以名
曰素問於是守真劉先生恐斯文將墜於地民罹橫
夭於是分天地陰陽剛柔消長之理察人生風氣血
脈寒熱之宜逐一擬一篇無不引素問先標受病之
本源所處方用藥注書有四焉一者明天地之造化
論運化之盛衰目之曰要旨論一部計三萬六千七
百五十三字一者分君臣之佐使定奇耦之逆從又
作宣明論一部計八千九百零三字一者又註傷寒
六經傳受直格一部計一萬七千零九字又取至真
要論一篇病機氣宜之說著玄機原病式一帙計二

萬餘言又先生歸世之後恐庸醫不知樞要於宣明
論內又集緊切藥方六十道分爲六門亦名直格通
計八萬餘言可謂勤矣守真曰自昔以來惟仲景註
述遺文立傷寒九十七法合一百一十二方而後學
者莫能宗之謂如人病傷風則用桂枝解肌傷寒則
用麻黃發汗傷風反用麻黃則致強項柔痿傷寒反
用桂枝則作驚狂發斑或誤服此二藥則必死矣故
仲景曰桂枝下咽陽勝則斃承氣入胃陰盛則亡是
也守真爲此慮恐麻黃桂枝之誤遂處雙解散無問
傷風傷寒內外諸邪皆能治療從下証錯汗者亦不

爲害如此輩誤人之弊已不少矣仲景處大承氣湯
小承氣湯調胃承氣湯亦各有所宜執勢大者大承
氣主之微者小承氣主之胸中有痛大便溏者調胃
承氣主之守真又恐承氣有三恐有過焉不及之患
遂處三一承氣以總之又慮仲景所著之書文深義
奧淺學難通遂芟其枝蔓撮其本根十去七八將三
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二方制三十二藥而總之使
人易於檢閱一見此書對形見影了無障礙得之對
證用藥人可自療况醫家者流業此者乎兼仲景除
傷寒之外亦無雜病之論是已備於仲景書也故守

真首論傷寒之差謬故一切內外所傷俱有受汗之
病名曰熱病通謂之傷寒今春溫夏熱秋涼冬寒是
隨四時天氣所感輕重及主療消息不等合而言之
則一也久伏寒邪藏於肌肉之間至春變爲溫病夏
變爲暑病秋變爲濕病冬變爲正傷寒冬冒其氣而
內生怫熱微而不病者以至將來陽熱變動或又感
之而成熱病也經曰冬傷於寒春必病溫亦其義也
然其陰證者止爲雜病終不爲汗病由是傷寒汗病
直言熱病不言其有寒也三陰證者邪熱在臟裏以
臟爲裏爲陰當下者是也素問三篇刺熱評熱雜

病論熱不說其寒非無謂者也熱論之外素問更無
說傷寒之證熱論云熱病者皆傷寒之類也又云人
之傷於寒也則爲熱病注云寒者冬氣也冬時嚴寒
萬類深藏固密不傷於寒觸冒之者名曰傷寒傷於
四時之氣皆能病以傷寒爲毒者最爲殺厲之氣中
而卽病名曰傷寒不卽病者寒毒藏於肌肉間久而
不去變爲熱病故曰熱病者傷寒之類也古聖訓陰
陽爲表裏此一經大節目惟仲景深得其旨趣厥後
朱肱編活人書將陰陽二字釋作寒熱此差之甚也
中間設羅橫天嗟之何及素問言人之臟腑陰陽臟

者爲陰腑者爲陽又四時陰陽盡有經記內外之應
皆表裏其信然乎六合爲十二經脉之合太陰陽明
爲一合厥陰少陽爲一合少陰太陽爲一合手足之
脉是謂六合表裏者諸陽脉皆爲表諸陰脉皆爲裏
以此驗之是守真之言不誣矣然恐俗人不悟朱肱
活人書之謬且略舉傷寒六經傳受一端而明之肱
書云傷寒中病時腠理寒便入陰經脉不微細不經
三陽也三陰中寒微則下理中湯稍厥或下利卽乾
姜甘草湯若陰毒已深病勢困重六脉附骨取之方
有按之則無於臍中用葱熨法或灸艾三五百壯以

傷寒醫書
來手足不溫者不可治也守真曰前三日三陽病在表故當汗之後三日三陰病在裏故當下之六經傳受皆是熱證非有陰寒之病也素問云傷寒未滿三日者可汗而已其滿三日者可泄而已由此言之守真之說正合素問眩書失之遠矣又如身冷脉微陽厥極深一證眩書云病人身冷脉沉細而疾或時鄭聲指甲面色青黑陰毒已深若服涼藥則渴轉甚躁轉急須急服辛熱之藥如得手足溫更服前熱藥助之若陰氣散陽氣來即漸減熱藥而調之守真曰傷寒下後熱不退畜熱在內陽厥極深以至陽氣怫鬱

不能營運於身表四肢以至遍身清冷若急下之殘陰暴絕陽氣後竭而立歿不下亦歿此際當以涼膈散或解毒養陰退陽但欲畜熱漸散則心胸復暖脉自漸生至於脉復有力方可三一承氣湯下之守真復慮熱有兩感說復以素問證之曰亢則害承乃制此則正謂陽厥極深不能營運於四肢以至身冷脉微也此略舉一二端耳餘者之謬自可觸類夫眩書暴於當世亦一代之名醫其誤謬猶若是况其餘碎雜不經之說何可盡信至論小兒如閻孝忠曰凡小兒瘡疹當乳母慎口不可令饑及受風冷歸腎變黑

而難治春夏病爲順秋冬病爲逆冬月腎旺盛寒多
歸腎變黑若妄下之則內虛多歸於腎此則直以瘡
疹爲寒守真云間孝忠不詳錢氏本方斑疹黑陷牛
李膏百祥丸寒藥下之多獲痊不救必死爲熱豈不
明哉經云諸痛痒瘡瘍皆屬心火及斑瘡黑陷無不
腹滿喘急小便赤澀不通豈非熱極使然耶此間孝
忠所以失錢氏之意也守真如此分別可謂醫者之
龜鑑也學者當詳其始無妄謂傷寒有陰毒之證便
投姜附之藥使實實虛損不足益有餘以此誤人
哉每觀平城公序曰譬如宵行冥冥迷路

不知其往遇明燈炬火正路昭然此醫鑑之所作也
然世俗惡寒好執蓋少有說守真云病勢輕微以熱
藥強劫開發誤中而後效者有矣如甲酒有熱毒而
復飲熱酒以投之令鬱結得開而氣液宣通此謂以
熱治熱亦有痊者世或以惑於病輕而易痊謂大疾亦
然殊不知不中則反爲害也熱病以熱藥治之者譬
如驕主得佞臣縱恣禍及滅亡更不覺佞臣之惡惟
其同好之可樂使熱勢轉甚以至陽厥身冷脉微反
陽爲陰雖死不悟至於詣熱變證十損八九莫不皆
然也如下利不止痰熱在裏若使火艾熨烙無不悅

者也此世俗好寒惡熱所以滋眩書之失也又守真
去病勢熱甚而依法治之不退者或失寒涼或因失
下或熨烙熏灸使熱極而妄爲陽厥切不可用銀粉
巴豆性熱大毒熱燥丸藥下之反耗損陰氣而衰竭
津液使熱勢轉甚而懊懣喘滿結胸腹痛下利不止
血溢血泄或爲淋閉驚狂譫妄熱証蜂起不可勝舉
由此爲瘦癯堅積之疾誤人必多然則世情亦不知
醫者之過未盡究守真之奇效嘗聞守真之言曰正
治者以寒治熱以熱治寒病証輕微可如此治之若
病重危則當從反治之法其反治者亦名從治蓋藥

氣從順於病氣也是故以熱治熱以寒治寒是謂反
治以熱治熱者非謂測氣熱甚而更以熱性之藥治
之本謂寒性之藥反佐而服之蓋謂病氣熱甚藥氣
寒甚拒其藥寒則寒以不入寒熱交爭則其病轉加
也故用寒藥反熱佐而服之令藥氣與病氣不相忤
其藥本寒熱服下咽之後熱體既消寒性乃發由是
病氣隨愈餘皆倣此然正治之法猶君刑臣過逆其
臣性而刑之故病執不甚治之以寒逆其病氣而病
自愈矣反治之法猶臣諫君非順其君性而以悅之
其始則從其終則逆可以諫君去其邪而歸於正王

冰曰病水猶人火火得草則熯得木則燔得水而滅
 病火猶救龍火然燄而熯得水而燔以人火不繞逐
 之則其火自滅耳此謂良醫之治法也夫逆治從治
 皆是違性之藥病入豈有不惡者是藥病相爭其氣
 所以得固也然十救其十亦不為醫之功以謂人之
 有命也如身冷脉微終不省畜熱在內設以涼膈解
 毒之藥調治無有不惡又如患形不至有經年終不
 曉瘀熱在裏設以承氣寒藥下之無有不畏雖得痊
 愈尚不免於畏惡納勢大藥力小而致歿者亦不知
 杯水救車薪之火為非只指為用涼藥之過此二者

無他存於世人是非不明而惡寒好熱也

論脉證

活人書陰毒脉疾七至八至以上疾不可數者正是
 陰毒已深也六脉沉細而疾尺部斷小寸口脉或大
 若誤服涼藥則渴搏急有此之證者便急服辛熱之
 藥一日或二日便安若陰毒漸深其候沉重四肢首
 冷腹痛轉甚或咽不利心下脹滿結硬燥渴虛汗
 不止六脉但沉細而疾一息七至以來有此證者速
 於海關元二穴灸三二百壯以手足和煖為効仍
 兼服陽散

守真云然既脉疾至七至八以上疾不可數者正是陽熱極甚之脉也世俗妄傳陰毒諸證以素問驗之皆陽熱亢極之證但熱於內在裏極深身表似其陰寒者也及夫經云亢則害承乃制也謂五行之道實甚則過極則反似對已者也是謂兼化如萬物執極而反出水液以火煉金熱極而反化爲水是以火極而反以水化也

素問脉要精微論長則氣治短則氣病數則心煩大則病進註曰數急則又云節藏象論人迎一盛病在少陽二盛病在太陽三盛病在陽明四盛病已上爲

格陽

註云謂人迎脉於寸口一倍餘盛同法又云俱盛謂大於平常之脉四倍也

四倍以

上爲關格之脉人羸不能極於天地之精氣則死矣

論六經傳受

活人書太陰少陰厥陰皆屬陰證也少陰者腎也厥陰者肝也太陰者脾也何謂太陰太陰者脾之經主胸膈臍脹何謂少陰少陰者腎之經主脉微細主心煩欲寐或自利而渴者何也謂中病時腠理寒便入陰經不經三陽也蓋氣入於大腸則發熱而惡寒入於少陰只惡寒而不發熱也三陰中寒微則理中湯稍厥或中寒下利即乾薑甘草大段重者四逆湯無

脉者通脉四逆湯何謂厥陰者肝之經也厥陰之爲
主主消渴氣上衝心中痛熱饑不欲食食則吐蛇下
之利不止也若陰氣獨盛陽氣暴絕則爲陰毒其證
四肢逆冷腹臍築痛身如被杖脉沉疾或吐或利當
急灸臍下服以辛熱之藥令陽復而大汗矣

守真曰人之傷寒則爲熱病古今一同通謂之傷寒
病前三日巨陽陽明少陽受之熱在於表汗之則愈
後三日太陰少陰厥陰受之熱傳於裏下之則愈六
經傳受由淺至深皆是熱證非有陰寒之證古聖訓
陰陽爲表裏惟仲景深得其意厥後朱肱編活人書

特失仲景本意將陰陽二字釋作寒熱此差之毫釐
失之千里矣

素問熱論云黃帝問曰熱病者皆傷寒之類也或愈
或死皆以六七日之間其愈以十日以上者何不知
其解願聞其故岐伯曰巨陽者諸陽之屬其脈運
於風府故諸陽主氣也人之傷寒也則爲病熱熱雖
甚不死其兩感於寒而病必不能免於死矣帝曰願
聞其狀岐伯曰傷寒一日巨陽受之故頭頂痛腰背
強二日陽明受之陽明主肌肉其脉夾鼻絡於目故
身熱目痛鼻乾不得臥也三日少陽受之少陽主膽

其脉循脇絡於目故胸脇痛而耳聾三陽經絡皆受其病而未入於臟故可汗而已四日太陰受之太陰脉布胃中絡於嗌故腹滿而嗌乾故五日少陰受之少陰脉貫腎絡於肺系於舌本故口燥舌乾而渴六日厥陰受之脉循陰器而絡於肝故煩滿而囊縮三陰三陽五臟六腑皆受病榮衛不行五臟不通則死矣其不兩感於寒者七日巨陽病衰頭痛少愈八日陽明病衰身熱少愈九日少陽病衰耳聾微開十日太陰病衰腹滿如故則思飲食十一日少陰病衰渴止不滿舌乾已而噦十二日厥陰病衰囊縱小腹微

不大氣皆去病日已矣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治之各通其臟脉病日衰矣未滿三日可汗而已其滿三日可下而已

論汗下

活人書云陽明證宜下少陰證宜溫又云少陰病一二日口中和其背惡寒者宜著艾并四逆湯又云三陽證宜下三陰證宜溫少陰病發熱脉沉麻黃附子湯主之少陰證二三日常見少陰證無陽者宜麻黃附子皆陰證表藥也又云發熱而惡寒者發於陽也麻黃桂枝湯主之

傷寒論卷之十一
守真云夫辨傷寒陰陽之理者邪熱在表府病為陽邪熱在裏藏病為陰世俗妄謂有寒熱陰陽之異誤人多矣寒病固有然非汗病之謂也止為雜病不可與汗病同科且造化為汗液之氣者乃陽氣之氣非陰寒之所能也觀萬物熱極而反出水液明可知也况法曰身熱為熱在表飲水為熱在裏其傷寒病本末身涼不渴及小便不黃脈不數者未之有也雖仲景有四逆湯證表熱裏和誤以寒藥下之太早表熱未入於裏裏寒下利不止及表熱裏寒自利急以四逆湯溫裏利止裏和者急於解表也故仲景四逆湯

證後復有承氣湯寒藥下熱之說由是傷寒汗病經直言熱而不言其有寒也經言三陽證者邪熱在藏在裏以藏為裏為陰當下熱者是也按素問論傷寒執熱病三篇皆名曰執竟無寒說兼以靈樞諸經運氣之說推之則明為熱病誠非寒也

素問熱論云帝曰治之柰何岐伯曰治之各通其藏脈病日衰已矣其未滿三日可汗而已其滿三日可泄而已此言表裏之大體也註曰正理傷寒論脈大脈沉細數病在裏可下之由此雖日數過多但有表証而脈浮數猶宜發汗日數雖少即有裏証猶宜下之正應脈証而汗下之也

論陽厥極深

活人書云傷寒盛隔陽病人身冷脉細沉疾煩躁而不飲水者又云大抵陰毒本因腎氣虛寒或因冷物傷脾外感風寒則陽氣下守遂發頭痛腰重腹痛眼睛疼身體倦怠四肢逆冷汗不止或多煩渴精神恍惚若誤服涼藥則渴轉甚躁轉急有此病者便須急服辛熱之藥或時鄭聲指甲面色青黑若陰毒已深病熱而重六脉腑骨取之則有按之即無但於臍中用葱熨法或着艾三百壯以來手足不溫者不可治也

守真云或下後熱不退或畜熱內甚陽厥極深以至陽氣拂鬱不能營運於身表四肢以致遍身清冷痛甚不堪項背拘急目睛赤痛昏眩恍惚咽乾或痛燥渴虛汗嘔吐下利腹滿實痛煩冤悶亂喘急鄭聲以其畜熱極深而脉道不利以脉沉細欲絕者俗未明其造化之理而反傳為陰毒或失下熱極以至身冷脉微而昏冒將死若急下之則殘陰暴絕陽氣後竭而立死不下亦死病人至此命懸頃刻然則治法當何如曰此當涼膈散或黃連解毒湯養陰退陽但欲畜熱漸漸宣散則心胸復煖脉漸以生至於脉復有

力可以三一承氣湯微下之或解毒加大承氣湯尤
良俗未明此故認作陰證是以陰陽失其治也

素問五運行大論岐伯曰氣有餘則制已所勝而侮
所不勝不及則已所不勝侮而乘之已所勝輕而侮
之木餘則制土輕侮於金氣不爭故木恃其餘而欺
侮也又木少金勝土反傷木以木不及妄凌之也四
氣本同侮謂侮慢也而凌忽之也又云以火煉金熱
極反化爲木又云亢則害承乃制

論燥濕發黃

活人書云一身盡痛發熱身黃小便不利大便反快

者此名中濕風雨襲虛山澤蒸氣人多中濕濕留關
節須身體煩痛其脉沉緩內中濕也主一身盡痛發
熱身黃小便不利又云以寒濕在表不解爲不可下
也可以木附湯主之

守真云發黃者陽明裏熱極甚煩渴熱鬱留飲不散
以濕熱相搏而體發黃也或言寒濕搏而發黃者色
及苔膏也本傷寒失下或誤汗之溫之灸之熨之或
服銀粉巴豆大毒熱藥下之反以亡液損其陰氣邪
熱轉甚或下太早熱入以成結胸但發黃者或失下
寒涼調治或熱極本惡雖按法治之而不能退其熱

勢之甚者或下後熱不退皆能爲發黃也大抵本因熱鬱極甚者留飲不散濕熱相搏而以木附湯主之誤矣

素問平人氣象論云食已如饑者胃疸則是胃熱也熱則消穀食已如饑日黃者疸陽佛於上熱積胸中陽氣燔上故日黃也

素問通評虛實論云足之三陽從頭走至足然久厥逆而不下以致佛積於上焦故爲黃疸

論不得眠

活人書云下後復發汗晝日煩躁不得眠夜而安靜

不嘔不渴無表證脈沉微身無大汗者乾薑附子湯主之

守真云夫傷寒病悞悞煩心反復顛倒不得眠者燥熱佛鬱於內而氣液不得宣通也以梔子豉湯主之素問刺熱篇云肝熱甚小便先黃腹痛多臥身熱熱靜則狂言及驚脇滿痛手足躁不得眠也

論嘔吐

活人書云無陽則厥無陰則嘔却言少陰下利脈微者與白通湯利不止厥逆無脈乾嘔者白通加豬膽汁湯主之又云膈上有寒痰乾嘔者不可吐各溫之

宜四逆湯主之

守真云嘔者火氣炎上之象也故胃熱甚則嘔也又云吐酸肝木之味也由火實制金不能平木肝木曰甚故為酸也則如飲食則喜酸也或言酸為寒者則如酒苦性熱養於心火故飲之則令人色赤氣粗脉洪大而數語泄譫妄歌唱悲笑喜怒如狂胃昧健忘煩渴嘔吐皆熱證也其吐必酸宿熱可明矣

素問至真要大論云諸吐酸暴注下迫皆屬於熱註云

內隔嘔逆噫食不得入是火也

論濕熱不利

活人書云傷寒下利多種須辨陰陽勿令差互大抵傷寒下利多種須看脉與外證下利脉大者虛也脉微弱者為自止寒毒入胃臍下必寒腹脹滿大便黃白或青或黑或下利清穀濕毒氣甚則下利腹痛大便如膿血或如爛肉汁也得之寒毒入胃四逆理中湯白通湯加附子四逆湯等若濕毒下膿血者桃花湯地榆散主之

守真云下利膿血者如世之殺肉果菜濕熱甚則自然腐爛潰發化為水故食於腹中感人濕熱邪氣則自然化為膿血水其熱為赤熱屬心火故也其濕為

黃濕屬脾土故也燥鬱爲白屬於肺金故也濕熱甚於腸胃怫鬱結也濕主於痞以氣逆不能宣通因而以成腸胃之燥也濕熱相兼蓋水火陰陽寒熱猶權衡也一高則一下一興則一衰豈能寒熱俱盛於腸中而同爲利者乎若此之繆世傳多矣則如熱生瘡瘍素問大奇病論云腸澼下血少爲陰氣不足搏爲陽氣乘之熱在下焦故下面血也素問陰陽別論云陰結者傳血一升陰主血故也再結二升三結三升註云三盛謂之再結素問至真要論釋云大熱內結汪泄不止熱宜寒療結腹須除以寒下之結散利止則

通因通用也

論霍亂

活人書云霍亂嘔吐而利熱多而渴寒多而不饑理中丸主之吐利汗出發熱惡寒四肢拘急手足厥冷四逆湯主之吐利已汗出而厥四肢拘急不解脈微欲絕者通脈四逆湯猪膽汁湯主之

錢氏吐瀉問難廣親七太尉七歲病吐瀉是時七月其証全不食而昏睡睡覺而悶亂吸氣乾嘔大便或有或無不渴衆醫以驚治之疑睡故也

錢氏曰先補脾後退熱石膏湯次日又以水銀硫黃

末 生薑水調一字八月十五已後吐瀉身冷無陽
也不能乳乾嘔瀉清褐水當補脾益黃散主之不可
下

守真云吐下霍亂三焦為水穀傳化道路熱甚則傳
化失常而吐瀉霍亂火性燥動故也或云熱無吐瀉
只是寒此說誤也

素問至真要大論云諸病喘嘔吐酸暴注下迫轉筋
小便渾濁腹脹大如鼓有聲如鼓癰疽瘡疹癰氣結
核吐下霍亂皆屬於火

論好用寒藥

活人書云傷寒論家方論不一獨伊尹仲景之書猶
六經也其餘諸子百家時有一得要之不可為法况
有好涼藥者附子硫黃笑而不喜用雖隆冬使人服
三黃丸之類又有好熱藥者如大黃芒硝則畏而不
敢用雖盛暑勸人灸病服金液之類非不知罪福蓋
緣偏見所趨然也又云近時用小柴胡湯不問陰陽
表裏凡傷寒之家皆令服此藥蓋不可輕用雖不若
大柴胡湯小承氣之緊要之藥病不相當其為害也
同往往服小柴胡湯而成陰証者甚多矣又云陰毒
傷寒心神煩躁頭痛四肢逆冷返陰丹主之此方甚

驗喘促嘔逆者入口便住若加小腸不通及陰囊縮入小腹絞痛欲死臍下二寸灸仍與返陰丹當歸四逆加吳茱萸生薑湯慎勿與尋常利小便之藥尋常利小便之藥者多是冷滑藥此陰毒氣在小腹所致也

守真云大凡治病必先明此寒暑燥濕風火六氣最為妄也故曰其治病之法以寒治熱以熱治寒以清治溫以濕治燥乃正治之法也又云逆治所謂藥氣逆病之氣也其病輕微則當如此治其病重當從反治之法其反治者亦名從治所謂從順於病之氣也

是故經曰以熱治熱以寒治寒然以熱治熱非謂病氣熱甚更以熱性之藥治之本是寒性之藥反熱佐而服之所謂病氣熱甚藥氣反寒病熱極甚而拒其藥寒寒攻不入寒熱交爭則其病轉加也故用寒藥反熱佐而服之令藥氣與病不相違忤其藥性寒熱服下咽之後熱體既消寒性乃發由是病氣隨愈其餘皆倣此然正治之法猶君刑臣過逆其臣性而刑之矣故熱病不甚治之以寒逆其病氣而病自除矣反治之法猶臣諫君非順其君性而以說之其始則從其終則逆可以諫君其邪而歸於正也

素問至真要大論云寒者熱之熱者寒之從者逆之
順者從之王冰註云病微猶救人火得龍而炳得木
而燔可以水滅之故逆性氣而採之病之氣微而
攻之以寒病濕猶救龍火得濕而炳遇水而燔不知
性以水折之以濕攻之適足以光焰詣天物窮方止
矣識其性者反常之理以人火逐之則焰灼自消炎
光撲滅然逆之謂以寒攻熱以熱攻寒從之謂熱難
入從其性用不必皆同是以下又曰逆者正治從者
反治從少從多觀其事也此之謂正

論小兒瘡疹

活人書云小兒瘡疹與傷寒相類頭痛身熱足冷脈
數疑似之間只與升麻解肌兼治瘡子已發未發皆
可服但不可下瘡疹發熱在表尤不可轉瀉世人不
學乃云初覺以藥利之且其毒也誤矣又云疹豆已
出不可踈轉出得已定以膿血大甚却用踈利亦非
也大抵瘡疹首尾不可下小兒身熱耳尻冷咳嗽而
用利藥即毒氣入內殺人

錢氏曰瘡疹始出之時五臟証見惟腎無候但見平
証耳熱冷耳涼是也論疹疹熱耳俱屬腎其居北方
主冷也若瘡黑陷耳熱不熱者為逆是也若用牛李

膏百祥丸各三服不愈者死病此瘡疹當乳母慎口
不可令饑受風冷必歸於腎變黑難治也有大熱利
小便者小熱宜解毒若四紫乾陷者百祥丸下之不
黑者慎勿下更時月輕重故春夏為順秋冬為逆冬
月腎旺又盛寒病多歸腎變黑者無問何時十難救
一又曰瘡疹始出未有他証不可下也但當用平和
之藥類與乳食不受風冷耳如瘡疹三日不出不快
者即微發之微發不出即加藥發之加藥不出即大
發之後不多若及脈平無証者即瘡疹稀少不可更
發也腎旺盛脾土不尅水故脾虛寒戰則難治矣所

以百祥丸者瀉膀胱之腑腑若不實臟自不盛也何
以不瀉腎曰腎主虛不受瀉故二照不効反加寒而
死矣

守真云小兒斑疹未出誤以執藥汗致陽氣轉甚則
重密出不快多致黑陷而死恐是斑疹未敢服藥以
誤小兒諸病多矣亦不知古人留涼瀉之藥通治驚
風積熱設是斑疹使熱少退而稀少出快得痊除愈
也若用涼膈散為妙耳閻孝忠集小兒論未達錢氏
本意不明造化之理及妄言黑陷為寒及云斑疹終
始不可服涼瀉之藥後人因之反致熱甚黑陷而死

者聞公豈不詳錢氏本方治斑瘡黑陷者牛李膏百
祥克寒藥利之而多獲痊可不救必死爲熱豈不明
哉斑瘡黑陷者無不腹滿喘急而小便赤而不通
豈非熱極者也豈能反爲寒邪
素問云諸痛痒瘡瘍皆屬於火

劉河間傷寒醫鑒

